

王永昌 著

走向理性 王国的思考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走向理性王国的思考

王永昌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走向理性王国的思考

王永昌 著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市大兴县包头营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 16 印张 342 (千) 字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14.00 元

ISBN 7—5043—1878—7/B·47

作者简介

王永昌，哲学博士，1953年1月生于浙江金华。18岁前在农村生活，也算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但不太爱读书，却好思好想。阳光、风雨、泥土、田野、小草、农民……，培育了我一颗善良、诚实、正直、朴实的心和勤奋、坚韧、克己的性格。后入伍在部队生活了6年有余，拓宽了见识和视野。1977年入杭州大学读书，从此与书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末到浙江师大教书，1980年考入杭州大学哲学系作硕士研究生，并获复旦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其后当过大学教师 and 省市党政机关干部。1987年入中国人民大学投师于夏甄陶教授，于199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现在中共浙江省委政研室任职。

主要著作有：《实践活动论》、《走向人的世界》、《温州人的精神风貌》、《当代资本主义若干问题研究》等。主要译著有：《人与恶》、《刘少奇的悲剧》、《社会意识论》等。主要论文有《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活动的中间环节初探》、《论代价》、《马克思主义必须当代化》等百余篇，计有200多万字的研究成果。

人生信条是：日久见人心；不虚度这一生；坦然走向明天。

处世信条是：以诚待人；不断充实自己。

学术信条是：躺着也要思考；动笔要有新意。

主要缺点是：对己对人都太讲究面子。

作者为本书出版写下的献词

这里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有的只是思想的“炼狱”；
这里没有美丽的鲜花，也没有动听的字眼，有的只是浓
浓的汗迹；

这里没有多少真知，也没有多少灼见，有的只是苦苦的
思索；

这里没有虚伪，也没有许诺，有的只是执著的理念；
这里没有非分的奢望，也没有世俗的渴求，有的只是理
解的呼唤和真诚的切磋……

为此，谨将拙著

献给一切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们！

献给为我付出巨大代价的亲人！

献给一切正直、诚实、辛劳的人们！

献给一切有志于思想“炼狱”的人们！

作者

作者为本书出版写下的 格 言

人是追求和创造理想存在的实践动物。没有理想和创造，人就不可能作为人而存在；缺乏理想和创造，人就不可能有充实、辉煌的人生；剥夺了理想和创造，就等于剥夺了做人的基本资格。

人的真正生命在于创造，人生的最大乐趣在于奋斗。在创造中展现生命的多彩，在奋斗中筑起人生的长城。它们可以使人填补空虚而获得充实，解脱苦闷而获得快慰，超越庸俗而心灵得救。

人也许能做到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但却很难做到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人的最大不幸莫过于迫使你去做你不愿做的事，去做你不愿做的事。

语言也许能掩盖浅薄的学识，文字也许能装饰丑态的人格，脸皮也许能打扮卑鄙的心灵，但行动和时间终将会击溃这虚伪的一切。

虽然有高尚人格的人不一定有深刻的思想，但真正有深刻思想的人一般总是有高尚人格的人。因为，思想是一个人的风骨和灵魂，虚伪、卑鄙是她的天敌。

哲学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一个缺乏自己哲学的民族，最终不可能恒久地自立自强。

哲学是一个时代的精髓，一个没有自己哲学的时代，最终不可能放射出缤纷的异彩。

哲学是一个人的灵魂，一个没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哲学的人，最终不可能不被人遗忘。

哲学是人类最高傲、最自由的理性。现实的不幸不等于哲学的不幸，但哲学的不幸也必定是现实的不幸。

世俗执著于存在的满足，宗教执著于虚无的满足，唯有哲学既超越存在又超越虚无，而追求存在的永恒价值和意义。

序（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认识论研究会会长
夏甄陶

王永昌博士的《走向理性王国的思考》即将出版问世了，我为他在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也为在哲学研究正面临欠景气的艰难情形下该书能及时问世而庆幸。

我同王永昌同志十多年前就有所接触，特别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2期上他发表了《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活动的中间环节初探》一文后，我们的联系和接触就日渐增多。该论文提出了理论如何运用于实践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引起了哲学界广泛的注意和热烈的讨论。后来，该文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优秀论文。1987年，他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我们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的机会就更多，永昌同志也就有更集中的时间来研究哲学问题了。十多年来，王永昌博士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党政机关里工作，都始终关注、思考和探索哲学问题，一直未曾中断过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和著述。

这不但因为他对哲学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和感情，更主要还在于他对从事哲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对繁荣我国学术事业的历史使命感，以及他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创造、在于拼搏、在于奋斗、在于奉献的积极向上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王永昌博士十分刻苦努力，十分珍惜时间，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在理论研究，尤其在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不但出版了《实践活动论》、《走向人的世界》以及《人与恶》等好几部专著和译著，而且还撰写了150余篇论文。对一位中青年朋友来说，能取得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实在是很难得的。如果还考虑到永昌同志这十多年来的多数年份在党政机关里工作，其著述大多有新意和独到见解这一情形，就更值得赞叹了。《走向理性王国的思考》，是王永昌博士对自己这十多年来研究哲学问题所走过的思维路程的一个回顾，也是对自己所取得的哲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显然，这在永昌博士的学术生涯中，并促使他走向更加广阔的新的哲学研究领域，是很有意义的。

王永昌博士无论在做人还是在做学问方面，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深刻印象。他为人诚恳正直，谦虚谨慎，富有原则性和同情性，善于团结同志，严以律己，朴素实在。在学术研究方面，他才思敏捷，虚心好学，勤奋刻苦。尤其是知识面较宽，能多学科地提出和分析问题；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能敏锐地关注和把握现实问题；思想活跃，求新意识强，能创造性地研究和探讨问题；以及功底扎实，态度严肃认真，能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等方面，是他的突出的长处和优点。我想，这些年来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较丰硕的成果，显然是同他的这些优点分不开的。

我期望王永昌博士能继续发扬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尽可能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哲学问题的研究，争取新的进步，为繁荣我国的哲学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1993年8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序（二）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

邢贵思

我同王永昌同志二三年前还没有直接的接触，只是常在报刊上看到他的一些哲学的或其他方面的理论文章，他做博士生时的导师夏甄陶先生曾向我介绍过他的一些情况，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近年同他有所接触，知道他虚心好学，勤于探索，勤于思考，勤于动笔，热爱哲学和党的理论事业，而且能联系实际来进行哲学的、理论的探索。作为一个中青年哲学理论工作者，能坚持这样做，应该说是很可贵的。我想，永昌同志在学术上所以能不断取得进步，能有如此丰硕的成果，恐怕其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吧。

不久前，永昌同志打来电话告诉我，说要对他自己十多年来研究哲学问题过程中所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进行一番清理，排排队，并把那些最有创见的论文加以整理归类，以《走向理性王国的思考》的书名正式出版。我想，这事无论对永昌同志本人，还是对我国哲学界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值得庆贺的。也正因为如此，我答应他写几句话权作小序，以

示鼓励吧。

我们知道，“理性王国”是哲学的代名词。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的哲学只属于理性王国而不属于现实生活，更不等于说哲学只研究理性王国，只漫游于精神世界而不关注、不研究现实世界。德国有位哲人说过：哲学原本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的。至于马克思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名言，更是大家所熟知的。确实，哲学作为人类精神世界中的“理性宫殿”，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它的地位、职能和作用，一刻也离不开自己的现实世界，离不开自己的时代实践和时代精神。作为深深扎根于亿万人民伟大实践创造活动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更是如此了。另一方面，“理性王国”的哲学也不是一面只被动反映、折射现实世界的镜子。不光是时代创造哲学，而且哲学也创造时代；不光是时代修正哲学，而且哲学也修正时代；不光是人在“创作”哲学，而且哲学也“创作”人。真正的时代哲学必定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塑造人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参与培育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参与形成人的创造性本质和能力。

哲学是人类把握外部客观世界和人自身内在世界的一种古老而又常新的方式。它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导引，是任何别的学科、别的方式都无法替代的。从深层的价值角度讲，哲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内在灵魂和性格。任何一个民族和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哲学。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也许可以没有某些物器、某些学科，但却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民族要振兴，时代要发展，一刻也不能停止理论思维和哲学思考。事实上，人类的竞争，社会的竞争，

同样包括哲学世界观、哲学思维方式的竞争。因此，不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不要哲学，也不是我们的时代不要“理性王国”，全部问题在于我们的哲学要能真正把握现实生活背后那流动不居的主导脉络，真正能反映并参与塑造时代精神，从而以哲学的智慧和方式去推动现实世界和时代文明的发展。换句话说，哲学家们应该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不仅为哲学事业的繁荣而思索，更要为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而思考。

时代的命运就是哲学的命运。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变革，人们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演化，新科技革命浪潮的不断涌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遇到的严重曲折等等，都给我们的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迫切需要哲学理论工作者作出实事求是的、有深度的、有说服力的科学回答。在今天，包括哲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既面临着时代性的严重挑战，同时也迎来了时代性大发展的难得机遇。机遇同挑战并存。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善于发现、抓住和运用机遇。在艰难的挑战面前，停止不前甚至退却，我们的哲学和理论就不会有出路，就不可能有生机和活力。因此，我们的哲学理论工作者要敢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新问题，要充分占有国际国内的大量的研究材料，努力熟悉当代世界各个方面的实际，要乐于坐冷板凳，乐于吃苦，乐于奉献，乐于寂寞，扎扎实实地研究些问题，并力求有所创见，有所建树，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这样，我们就能为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也能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贡献出自己的智慧。一切有作为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应该为此而奋发努力。

我真诚地希望王永昌博士继续发扬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在未来的学术研究活动中取得新的进步。

1993年8月25日于中共中央党校

序（三）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总编辑

张品兴

王永昌博士的哲学专著《走向理性王国的思考》行将出版，我向他致以真诚的祝贺。

该书的出版，对作者本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欣喜和值得庆贺的。且不说理论上的贡献如何，十多年的悉心研究的成果，一旦集中公诸于社会，引起读者和同行的议论、批评、商榷，作者的寂寞冷落感会顿时消失的。王永昌曾在一个开放城市的宣传部门担任领导，但不很久他却离开了那里，去到夏甄陶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是被某些人视为空洞抽象而又枯燥无用的哲学。这是要有一点自甘寂寞的精神的。哲学和理论研究的被冷落已经多年了，在实惠第一、金钱至上泛滥的今天，仍有志于学术研究、潜心研究学问的人毕竟少起来了。因为做学问是要耐得住寂寞的，特别是在当今。我对从事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常常怀有敬佩之情，这大概是囿于传统之见的缘故吧。

我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王永昌博士的《走向理性王国

的思考》一书的学术价值，自然要由专家、学者和读者来评说。但在我看来，无论是整体的构架还是书中论及的哲学问题，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有不少新意。有些思想应当说是颇为深刻的。

《走向理性王国的思考》不是一本教科书式的著作，作者也没有触及哲学的各个领域。这是作者十多年来默默探索哲学问题而取得的研究成果的集粹。但该书不是一部一般的论文结集。事实上，全书前后各章有着内在的联系，有一定的系统性和逻辑联系。看得出，作者是这样安排自己的理论框架的：由“实在王国”的思考到“人的王国”经“实践王国”、“观念王国”而进到“真理王国”和“价值王国”直至“自由王国”的思考。显然，这是和以往的哲学体系的理论框架有很大不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的思维定势。这种新的思路是着重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去把握哲学理论，突出了人作为改造和认识现实世界的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体现了唯物主义与实践辩证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毫无疑问，作者的新思路是一家之言。作为一种探索，尽管尚可商榷，有待充实和完善，但它确实拓宽了我们的哲学理论视野，初露出一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和哲学思维方式。

《走向理性王国的思考》对哲学这个“理性王国”本身，也做了新的分析批判。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哲学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的一种体系，或者说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当然，这样界定，并没有多少错。但细细分析，却不太科学和贴切。《走向理性王国的思考》的作者认为，就哲学的本质而言，哲学是一门思索和研究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基本关系问题的学说。这就从主体

与客体、人与世界关系——哲学特有的方式——的视角揭示了哲学的主要本质。那么，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基本关系有哪些呢？作者指出，最主要的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等方面的关系。基于此，作者认为，哲学的使命就是从真善美的完整统一、高度和谐的方面，去探讨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因此，真善美是哲学主要的研究对象和追求目标。哲学家的职责，在于用思辨的哲理、灼热的情感和深沉的理智，去构造一个体现真善美和谐统一原则的哲学大厦，去培育一种体现真善美和谐统一的时代精神，从而使人们在这座充满生活气息而又洒满智慧光芒的理性王国里，得到净化、熏陶和洗礼，进而激励人们去向往、去追求、去创造真善美。作者发自肺腑地主张：哲学没有同自己时代主旋律相吻合的使命和使命感，就不会有足以震撼人们理性和灵魂的力量；当代中国哲学的时代使命，最主要的是，用哲学的方式去解放和发展人的生产力，去解放和发展我们社会的创造力，去培育和塑造熔真善美于一炉的时代精神。这些见解新鲜独到，发人深思，鲜明地反映了作者对哲学及其功能的深刻把握，也反映了作者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哲学事业发展的强烈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和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作者始终充满着哲学的批判精神，勇于怀疑，敢于标新。我们似乎在每一章每一节中都能领略到作者的这种探索精神，都能发现作者的独创性见解。当然，这些新观点、新见解不一定成熟，也并不一定都属真知灼见。但它们毕竟活生生地展现了作者的苦苦求索、力求创新的精神，毕竟充满着作者的哲学智慧，毕竟能给人以新的启迪。